



工农兵文学创作丛书

爱雪和明华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工农兵文学创作丛书

爱雪和明华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爱雪和明华	張宏康 (1)
赶	陈琼璁 (11)
假日	吳福兴 (17)
改炉記	吳 持 (22)
“賢士”	金 欣 (30)
在拦河大堤上	文鴻子 (33)
紅旗	陈琼璁 (38)
春夜	金 欣 (43)
买肥	吳瑞騁 (47)
疙瘩解开了	陈俊义 (52)
偵察日記	苑士田 (55)
前沿紅領巾	刘方远 工 漢 (59)
采菱歌	沈 揚 (62)
苦难的童年	王礼燕 (68)

爱雪和明华

建筑工人 張宏康

前几天，我到××工地去找一位老朋友；老朋友沒找到，看見木牌上貼着一張大紅榜。在基建工地做工的人，看見了紅榜，总难免要瞧上几眼。突然，我在紅榜上发现了秦爱雪、刘明华这两个名字。在刘明华的事迹介紹中还写着：……誠懇接受批評，……建議經常召开技术經驗交流会……。我兴奋得一直望着紅榜，舍不得走开，回想着和爱雪、明华在一起的那些日子。……

一九五四年第三季度，我們工地上展开了热火朝天地爭夺紅旗的竞赛。偏巧，我們这个泥水工小組有个粗工生病进了医院，正是加勁赶工的时候，缺个人少双手怎么能行。我是組长，不能不想办法，就連夜报請劳工組，要求赶快派人抵补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們小組正要开始工作，劳工員老金远远地用他那粗啞的嗓子叫着我的名字，喊着：“这位秦爱雪同志，派給你們組里了。”我轉过身来，老金忙得只朝我招招手就走开了。我打量着这位新来的秦爱雪同志。这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，拖着两条系着綢布蝴蝶結的黑辮子，戴着一頂十分漂亮的新布斗笠……。我馬上楞住了，口里沒講話，心中暗暗叫苦：“眼前在赶工竞赛，好比上戰場打爭夺仗，怎么派給一个这么白手嫩肉的姑娘呵！我們还是个突击組哩。”

組里一个綽号叫多話鬼的忍不住了，他不但搖晃着脑袋，还

嘟囔道：“会派这么个嫩姑娘，打扮这样漂亮，分明是叫我們突击組完蛋。哼，爭紅旗，恐怕連个旗杆都沒有份了！”

可是，这几句話分明是被她听見了。只見她两只手揪住辮梢，微微的紅了臉。

她那难堪的模样引起了我的同情。我朝大伙使了个眼色，小声地責备道：“不能这样对待新来的同志。”一向不爱講話的刘明华也表露出不滿，听我一說，才扭头走了。

我正想走过去安慰她几句，粗工长乐母（她是长乐人，又是組里年紀最大的一个妇女，大家都尊称她为长乐母。）急急忙忙跑了过来，很亲热地拉住秦爱雪的手，說：“真巧，你現在和我是一个組。这就是我們的組长。”看样子，长乐母早就和她認識。我連連地点着头，表示欢迎。秦爱雪似乎还为了剛才对她的奚落，感到气悶，但她还是勉强的笑了笑，很有礼貌地說：“組长，我今天干什么活？”

我左右一看，覺得拌沙灰是个輕活，便領她走过去，換出一个人去挑磚。我正要交代她如何才能把沙灰拌得均匀，却碰見她那两只大眼睛射出来的犀利的目光，倒使我僵住了。只見她下顎微微顫動了几下，凜然不可侵犯似地說：“組长，这里的活，既是有人在干，他年紀又大，还是託他干吧！我到需要人的地方去。……”我一听，这分明是不滿的口吻。心里想：好哇！你真是初生的牛犢不怕虎，請你坐轎你却非要挑担不可。于是，我順水推舟地說：“那好吧，你就去挑磚吧。”我这話一落音，她一下子活跃起来，連蹦帶跳地跑去了。望着她那輕松活潑的样子，我心里着实納悶：一个年紀輕輕的小姑娘，怎么喜欢干重活呢？她是不是吃得消呢？休息的时候，我悄悄地跑到长乐母跟前，想

打听一下这位姑娘的情况。

原来秦爱雪一家五口。在旧社会，她爸爸是个只有一根扁担两条绳子的挑夫。解放后，才成了搬运公司的正式工人，而且她和她弟弟也上了学，一家生活从此过得很美满。去年她爸爸因病死去后，她家里领了一笔劳保金，她妈把钱存在银行里，决心供给孩子上学。可是爱雪却和别的姑娘不一样，到了放暑假，她就对她妈说：“你年纪也大了，洗衣裳收入也有限，俗语说：井水少，吊桶多，怎么应付得了。叫弟弟妹妹去读书，我上了初中了，让我出去做工吧。”她妈不答应。劝她，说她，又摆出长辈的身份阻止她。爱雪既是打定了主意，成天跟她磨嘴唇皮。当妈的讲理讲不过女儿，最后只好点头了。爱雪打听到长乐母在基建工地做工，就请求长乐母给她想办法，一心一意要到基建工地工作。长乐母向上级一介绍，凑巧就派到我们这个小组。

听长乐母这样一说，我对爱雪倒是有了三分敬意。在工作时，不由得要时常注意地观察她。开始，只见她脱下斗笠，卷起裤管，把两条辫子结在一起，和大伙有说有笑地挑运着砖头。可是，刚学飞的鸟，兴头大却缺乏长劲。慢慢地，她那脸色涨红得象六月的水蜜桃；大概是肩膀磨痛了，空担子回来时，她就用巴掌托着扁挑。过不了多久，她又耍花样了。她把每次挑的砖数，陡然减少了一半，半走半跑似的加快了步子，只见她左脚一沾地，右脚就蹬起来，往来穿梭，活潑伶俐。她那不知疲倦的样子好像在告诉人：我这是少吃多餐的办法。

中午时候，太阳火辣烤人。我擦着满头大汗，想坐下来抽支烟休息一会，仔细一看爱雪，倒把我吓呆了。她带上了斗笠，衣衫汗透了，紧贴在背上，空着担子也还在喘大气。我担心她这样

硬干会中暑，就走近她身边，悄悄地对她说：“架上的磚迭得很高了，今天太阳又特别厉害，你到蔭凉地方歇歇吧！”她笑了笑，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力气是練出来的，皮肤是晒出来的。”我望着她那神气活現的样子，无話可說，直挨到收工鐘响，我才松了这口气。

第二天，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照顾她。但是又怕被她拒絕，正在想主意，刘明华走过来了，他手扶着我的肩膀，不扯半句閑話，开口就說：“你昨天怎么搞的呵！人家才来做工，一下子就撥她去挑磚，这不是叫她过了今天沒有明天！”刘明华平常是个难得开口的人，不管是討論問題或是閑聊天，他都是一副笑瞇瞇的臉，只管听，不插嘴。这几句話，說得語輕意重，使我不得不赶忙把昨天的事，对他說了一遍。他听着，情不自禁地喊了几声好，接着蹙了蹙眉头，对我說：“今天叫她和长乐母去清理磚縫吧。”這句話，提醒了我。以后，我就把爱雪派做流动用場，那里忙，叫她到那里去，暗中避免叫她多干重活。

不上个把月，爱雪成了我們小組里的中心人物了。做工时，誰看見了这个新来的小姑娘那种坚毅刻苦的模样，誰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自己，不免要暗中和她比比。我們組里十五个人平常开会发言，抓不到中心問題，七嘴八舌地講不明白，有时又会变成啞巴戏。爱雪来了以后，我們憋了半个时辰弄不明白的道理，她閃着两只大眼睛，詳尽又耐心地解釋一番，我們也就明白了。她有文化，能記筆記，无形中，我們組里添了一个文化教师。

自从爱雪来了以后，我就感觉刘明华有些改变。他比从前爱講話了，就是默不作声地打量人时，也可以觉察到他內心的快

乐。晚上小组开会时，他的发言也比过去有条理，显然是事先作了准备。在发言完毕时，还要忍不住地朝爱雪扫一眼。这时候，爱雪就微微含笑地记下他的发言，迅速地回望他一眼。这些，我都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。我暗暗地猜想，是不是两个年青人开始在恋爱了呢！

可是，我又一想，觉得这把握不大。爱雪一肚子好文化，明华才升到业余文化班三年級。爱雪穿件旧衣裳，也都洗熨得平平展展，假日和大伙上街时，更是打扮得很好看，头发上带一朵鲜花，迎面走来，就嗅见从她身上飘来的清香。明华一点也不讲究穿戴，上街也还是那一套做工时的脏衣裳，袋里放着活期存摺，连双皮鞋也舍不得买。所以，我也只好暗中瞅着事情的发展。

一晃过去了半年。爱雪已经提升为二级粗工了。有一天晚上小组里评选模范，当人们提到刘明华的事迹时，爱雪脸庞红红的，站起来补充道：“明华同志积极肯干，待人和气，大家都提到了。我要补充的是他提的合理化建议。这两个季度，我们小组怎么能接连得到流动红旗？我看，主要的就是采用了明华同志的办法：按劳力强弱，平衡搭配。砌砖一人站一角，粉刷一人一栏……分工明确，纠正了忙乱现象。……”接着，她还列举了几项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小事，这倒使我感到兴趣了：如果不是随时随地在关心他，她怎么能了解得这么详细？于是，我又鼓起了促成他两人好事的勇气了。

散会以后，我特意和她走在一起，穿针引线地扯起我们建筑工人的生活啦，劳保啦，想从她无意的流露中，探听出她对明华的态度。她又是说，又是笑，直把我讲得口干喉痒，也没听见她讲到明华一个字。

第二天，一方面是为了調配人力突击工作，一方面也是我有意这样做：我把爱雪分配到明华身边。

当天傍晚，我发现明华穿得干干净净，怀里抱了一大堆脏衣服到溪边去，我有些奇怪。走去一看，原来是爱雪在帮他洗衣裳哩。

不知不觉桃紅柳綠春天来到了。工地上发现流行性感冒，广播員用大喇叭筒动员大家多喝开水。大家都沒有特别放在心上，只有爱雪一个人經常端着个大茶杯，逢人就請喝。当然，我也喝过两回，喝完了一想，这里面有文章。工地上走几步就有开水茶杯，誰口渴了，誰自然会去喝。这么方便的設備，唯独对明华用处不大。明华的脾性我知道。在工作的時間，他只知道埋头干活，你不把开水送到他手上，他就忘了喝。爱雪这个茶杯正是为明华着想的。这样看来，爱雪的心眼里真是处处关怀着明华哩。

爱雪和明华接近，不仅是帮他洗衣服，还在跟他学技术。

我們組里，平常都是一个技工搭配一个粗工。“工場象战場”，干起活来彼此就自然而然展开了竞赛。粗工为了充分供应技工材料，要手脚不停地搬磚、挑灰沙，那里有工夫摸弄技工的瓦刀。可是爱雪能想出办法。她每次都提前到現場，把要用的材料，先在那里积了一大堆，等到上工，明华砌外面那一行，她就帮着砌里面那一行，涂泥时，明华涂上面，她涂下面。明华肯教，爱雪勤学。爱雪帮明华砌了磚，明华也替爱雪搬运材料。两个人合作得得心应手，如象一个人，生产进度月月上升。

当时，我想这是下水船又遇上順风，只等着吃喜酒吧。和組里人談起来，大多数人也这么想，但也有人說：“不見得吧，爱雪文化高，心眼灵，和明华亲近，还不是为了学技术。相处一

年多了，你看她还不是張口刘师傅閉口刘同志！”

我一想，也有理，“人眼是秤”。我解放前当学徒，为了学点技术，給师傅捶背、煎药，什么沒干过。比爱雪更殷勤。

我决定抽空到长乐母家去一趟，从那里探听一下爱雪母亲的主意。

这天夜晚，天清月朗，环城大馬路上車少人稀，偶而有一对漫步的情侶，輕声細語。万万想不到，快走到长乐母家的岔道上时，我看見在一棵树蔭下坐着辮梢上系着蝴蝶結的爱雪，和穿着藍布工裝的明华。我心里頓時放下了一块石头，輕松了不少。我慢慢走着，豎起耳朵去听。原来是爱雪在教明华珠算口訣：三一三十一，得三剩一……。真有意思，这么好的月亮，这么幽靜的郊野，他們却在念珠算口訣，乐得我差点笑了出来。我忍不住向他們瞟了一眼，只見爱雪往明华身边坐攏，一只手搭在明华肩膀上，說：“那晚上你教了我以后，你看我这几天手脚动作，还有什么毛病？……”

組里人都說爱雪是天生的聰明，拿起工具就是內行，誰知道她是利用休息時間在暗中上課呵。正是：芥菜到大会抽蕊，乱麻难不住勤快人。

不几天，我就离开了我們泥水工小組，調到国防工地去了。半年后完成任务回来，在路上遇見爱雪、明华并排走着，亲亲热热地講着話。一別半年的旧伙伴見了面，自然是要暢快地談談，当时約定，下个星期六晚上在工人文化宮門前聚齐。

到了約定的这天晚上，我放下飯碗，換件衣裳，就赶进城去。一路上，我想来想去，一定要他們确定个請糖的日子。我还想着，要买一付鏡框送去，上面写着：爱情随建設一同增长。

……我正想得入神，不提防，明华从路边閃出来了，两个人險些儿撞个满怀。他握住我的手，一下子冰得我打了个冷噤。我正想开口說：老朋友还这么客气，还要跑来接我。一轉眼不見爱雪，随口問道：“她在那里等我們？”他搖了搖頭沒有作声。我正在詫异，他叹着气講了一句：“她走她的路去了！”看样子，他不象在說笑話。他面色阴暗，无精打彩，一臉的沮丧，滿肚子的委曲。我陪他走了一段路，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原来自我走后，明华就当了一組长。为了赶工，上級从閩南調来了一批泥水工。黑板报上第一次公布竞赛成績，写在最前面的是閩南那一組。閩南組粉刷快，明华組砌磚快，兩組的质量都是九十五分。第二天，明华为了搶先，挑选了一个助手，亲自去粉刷涂牆。果然，事在人为。晚上广播的消息是明华組超額最多，压倒了一閩南組。喜得爱雪滿臉帶笑，問明华是什么秘訣。明华說这是所有經驗的老师傅說的，粉刷如果平、直、光了，再要快的話，只有把牆涂厚。爱雪听了，一想不对头，反問道：“牆涂厚了，沙灰不是用得过多？”明华說，不防碍质量，又能压倒閩南組，有什么关系。爱雪臉色一沉，說：“这样不对，这是浪費国家材料。”明华固执地說：“我剛当上組长，难道就能把先进組变成落后組，說浪費，閩南組还不是一样浪費。”爱雪为了弄个水落石出，特地跑去察看，发现自己組确实比人家涂得厚，用灰多。她憋住气，手臉顧不得洗，又跟着明华去看了一遍。是理当服，明华只好認錯，保証不再繼續这样干。爱雪还不放过他，要他馬上向組織說明，取消今天的第一，并向組織建議开个技术交流会，兩組互相学习优点，取长补短，开展竞赛。明华說，涂上了又拿不下来，以后不干就是了，何必自己涂烏臉去出丑。

两个人就为了这件事闹翻了。

我拉住明华坐在路边，批評了他的不对，又替爱雪說了几句。我說爱雪才真正是为了你好，她是个有眼光觉悟高的姑娘。

明华低垂着头，撥弄着路边的小草，忿忿地說：“我們結婚的东西都买了，可是我一提到結婚，她就冷冰冰地說：‘去吧，去吧，先医好思想病再說。’这不明明是钻空子，吵翻了臉，好各走各的路。”

我一看，喜酒沒吃上，倒碰了个不得不管的辣手事。我叫明华等着，我去把爱雪找来。

我連走帶跑，心急如火燒，累出滿头汗，跑到了約定地点。抬头一看，爱雪早在那里等着了。我問她：“就你一个人？”她扫兴地說：“是呀，明华到現在还不来。也許是身体不舒服，真糟，我們約好要請你去看电影。”我一边和她閑扯了几句，一边注意她的神色。她越来越焦急，最后說：“真要病了，也要請医生看看，买点药。”这时候，我已經开始在心里責怪明华的不了。

我們一路走，一路講。她問我在国防工地有沒有发现新工具，又問我島上风浪大不大，看起来，她还是跟从前一样，很会关心人。我就慢慢地轉到了正題。

她簡單扼要地把吵嘴的事說了一遍，和明华說的一个样。我試着劝解她：“你知道他的脾气，迁就一点也就是了。”她看了我一眼，說：“难道你忘了我們入团宣誓时講过的話！”只这一句話，我已經明白爱雪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对明华迁就的了。我又追問了一句：“那么你們两个……。”她不等我說話，难受地轉过臉去，很激动地說：“我們年青人，都有做錯事的时候，但

是，要能够有勇气承认错误。我和明华在一起，也不是一天半天了，我们什么话都谈过。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缺点，我怎么能不痛心呵！更叫人痛心的，是他没有这股勇气。我不能为了个人感情，忘掉我的誓言呵！我想，总有一天，他会明白我的……。”

说到最后，她已经哽哽咽咽，两眼含着泪珠了。

我仿佛听见她的心在跳，一颗多么宝贵的年青人的心呵。和爱雪分了手，我就把我亲耳听到的，亲眼看到的，原原本本告诉了明华。明华望着那高高的瓦蓝色的夜空出了一会神，羞愧地低下头，两眼不知不觉地滚出了泪珠。……

如今看着这红榜上并排写着他两个人的名字，看着明华建议召开技术交流会的事迹，我怎么能不感到高兴呢。

赶

机器厂工人 陈琼璁

我們車間里的“黑姑娘”，其实是一个皮肉嫩白的女孩子，她叫秀嫫，是个車床工人。上班时她穿黑衣服，戴黑帽子，平常也喜欢全身穿得一片黑，只有辮梢儿結个綠色蝴蝶。大伙儿就“黑姑娘！黑姑娘！”地叫开了。

傍晚，張書記在总路綫的报告中，号召大家鼓足干劲，苦战十天，在保証完成煤气机的生产中，再突击生产五部拖拉机向“七一”献礼。会上，小林第一个站起来，保証完成任务。接着，秀嫫也表示要提早两天完成。

散会后，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小林对秀嫫說：

“黑姑娘，你剛才說的話有把握嗎？”

“她們女孩子总是这样，講話沒有經過脑子加工，就放开了。”小林的朋友小沈附和說。

秀嫫听了，笑嘻嘻地道：“照你們的意思，应当先問問菩薩，是不是？”

“問題是你的保証能不能完成？”小林喃喃地道：“你沒有想一想，拖拉机零件是新产品，既不是整批生产，質量要求又高，完不了工，不是笑話嗎？”

秀嫫鼓着嘴說：“大家都象你这样，怎么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呢？”

“那好！黑姑娘，你如果能提早两天，我就能提早三天完成！”小林赌气地说完就走。

“行，我们一言为定！”秀嫫直截了当地说。

隔天早晨，上班的时候，车间门口的黑板报前，闹嚷嚷地围了一大群人。大伙见小林走过来，称赞道：

“黑姑娘保证提早两天完成，你保证提早三天，好样的。”

“我们一定向你学习！”

“……”

小林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他走近黑板报一看，一股劲跑到车间办公室，找到黑板报编辑——陈计划员，劈头就说：

“你们怎么搞的，稿子没有调查研究就登出去。”

陈计划员习惯地托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说：“是你自己对黑姑娘说的呀！”

“是的，是他对我说的。”小林忽然听到背后这银铃般的声音，回头一瞧，黑姑娘抿着嘴对他笑着。

“唉呀呀！”小林急得皱着眉头直嚷：“我没有在会上说，怎么能算数？”

“当然算数囉！”秀嫫边说边将辫子塞进工作帽里：“我们还说一言为定哩！”

这时陈计划员插嘴道：“急什么呀，生产又不是为什么人？”

“不是我不想提早，拖拉机零件是新产品，精密度要求又高，又不熟练……”

“难道你没听过总路线的报告吗？”秀嫫切断小林的话。小林向她瞥了一眼：“别神气！我也不输你黑姑娘的。”说着，就

跑出办公室往車間走去。

这天，下了班，秀嫫想和小林共同研究加工“圓球”的問題。因为团支部临时召开委員會議，她写了一張条子，走到小林車床前，塞到小林褲袋里說：“別忘了，我开会去。”

小林正要拿出那張沾滿油污的条子来看，忽然小沈走过来，向他做个鬼臉：

“黑姑娘給你写条子，一定是。……哈哈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小林把条子塞进褲袋里，对小沈瞟了一眼。

晚飯的时候，小林悄悄地看了一下這張字迹清秀的条子：

“小林同志：

今天晚上，飯后到我宿舍来。秀嫫”

小林回到房間里，换了衣服，头发梳得光溜溜地，打扮得瀟瀟洒洒。小沈笑着走到他的身旁，拍着他的肩膀道：

“装得这么俊，到那儿去？”

小林把小沈一推：“对不起，以后有空告訴你。”說着，“蹬！蹬！蹬！”地下楼梯去了。

秀嫫早在房間等他，見到小林便笑盈盈地讓他在桌前坐下，从抽屜里拿了鉛筆、圓規和图尺，放在桌上說：

“我們来研究一下加工‘圓球’的方法，是不是能够找个窍门改进改进。”

“‘圓球’的加工，就是用車刀削圓，然后用銼刀銼光，砂布刨一下不就行了！有什么窍门好找呢？”

“窍门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我們应当动动脑筋。”秀嫫說：“如果照老样子，哪能提早完成呢？”

“到现在你才曉得，早就对你說过，不是好吃的东西。”

“得了，得了。”秀嫫撫弄着胸前那根辮子，噘着嘴說：“你的腦子應當檢驗一下質量，還是個團員哩！”

“乖乖！帽子倒不小。”小林說着站了起來要走。

秀嫫又說：“不是嗎？人家是要象武松那樣勇猛，你却墨守陳規，……”

小林掃興地回到宿舍，上床睡覺時，睡在另一鋪的小沈，從羅帳里伸出頭來，小聲說：

“喂！她對你說什麼？”

“說什麼？給我上了一堂政治課。”

“這也是關心你呀，有什麼不好呢？哈哈！”

小林腦子裡重現着剛才的情況，回味着黑姑娘的話，心裡好大的不服氣，“墨守陳規？看誰完成得好！”

第二天，他磨好一把“合金刀”緊張地在車床上干起來，等人們走進車間的時候，他已經車好五個“圓球”了。

“小林，你早！”

小林對秀嫫點點頭，照例干他的活兒。當她注意到小林用“合金刀”切削時，吃了一驚：

“你改用‘合金刀’！”

秀嫫急忙回來也改用“合金刀”加工“圓球”。

下班後，秀嫫獨個兒站立在車床前，眼睛盯着“圓球”發呆。腦子裡象車床的車頭似地轉動。她想：“雖然改用了‘合金刀’，但是車速快，刀容易磨損，磨刀花很多時間。”秀嫫沉思了好一會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心想：“要是用一把刀，磨成‘圓球’狀，刀一吃進去，就能車好一個‘圓球’。那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了。”她高興地從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刀子，走到磨刀機前